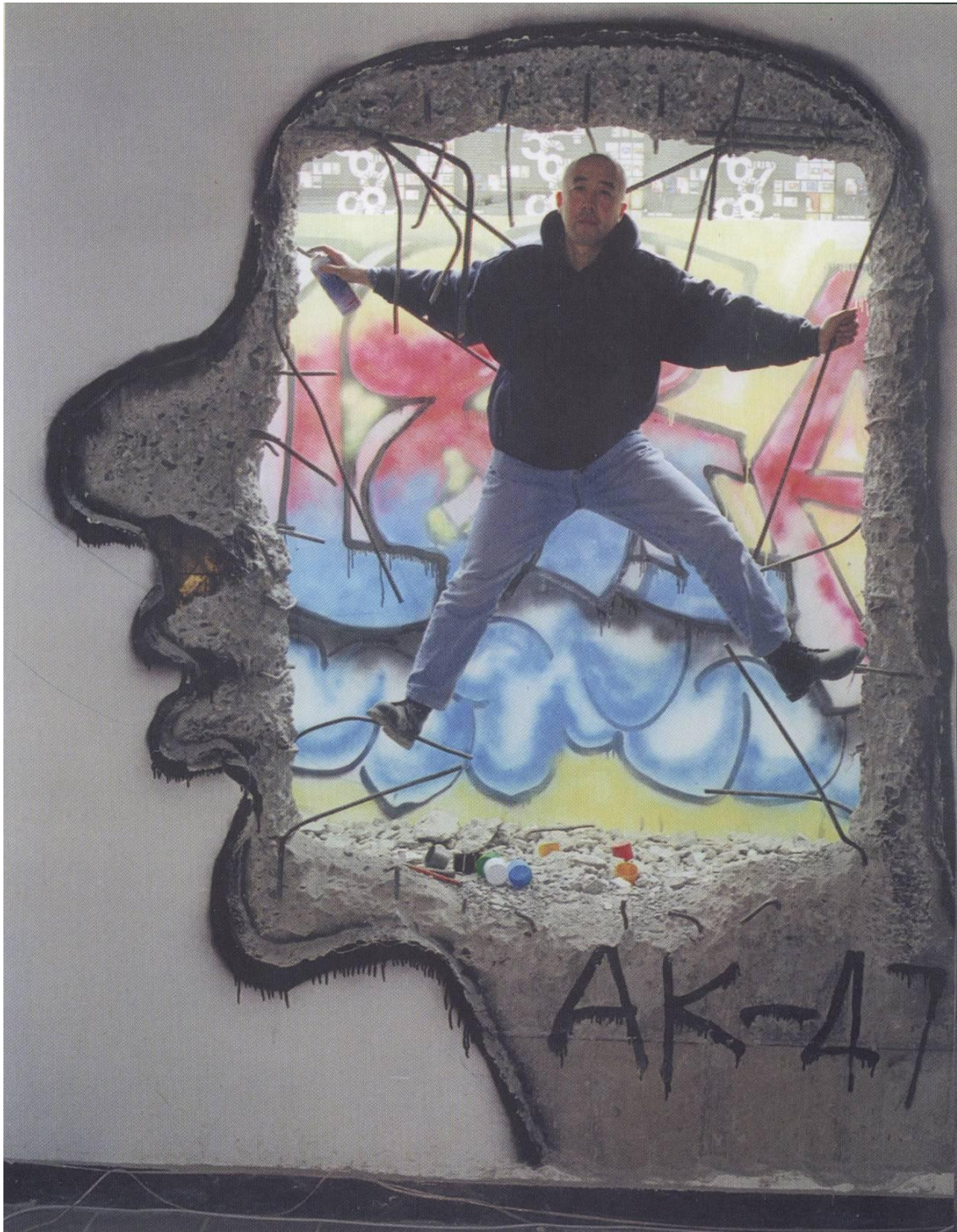




高大为 Zhang Dai
拆 1998 北京故宫
Demolition Forbidden City Beijing



張大力 Zhang Dali

拆 北京設計博物館1999
Demolition Beijing Design Museum

張大力 Zhangdali

與張朝暉的談話記錄

1. 你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畫了許多男人的頭型側影。尤其是在工地，你為什麼要選擇這樣的形象做你作品的標志，而非女人、小孩或其他的什麼符號？

答：我用三個符號來傳達我的觀念。人頭代表“對話”、AK-47代表暴力、18K代表城市的經濟生活。人頭符號的原形最初來自於我本人的輪廓，是我和城市環境以及生活在城市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的“對話”。這些符號不但是我和公眾之間的溝通工具，也是我的藝術觀念的寫照。它就像那些安放在飛機場、候車室以及其它公共場所的指示牌一樣，你不用懷疑。它

對人有一種最直接的反射，甚至刺激着人們大腦的中樞神經，告訴你它的意思，并赤裸裸地展示它的力量。尤其是它在一個充滿動蕩不安和無制約發展的城市裏的重復出現，正好和變化的背景形成鮮明的對比，暗示它存在的理由。我想告訴公眾，我要說的意思就是你們看懂的意思，這個側面人臉是我們生活的這個城市的一面反光鏡，它照出這個城市的面貌和人們的心態，在這個銅臭和紅色口號交織在一起的都市裏，你怎樣把握自己不被那些賈淫者所毀掉。

2、你的創作是否與有關部門或當地居民發生過衝突。你是怎樣向他們作解釋的？

答。我工作的時候不考慮這個問題，我覺得藝術有它自身的准則。當你的狀況和環境限制了你的創作時，你必須想辦法去突破，這是我們每一個從事前衛藝術的藝術家所要克服的障礙，否則你可以去干別的更能勝任的工作。

3、觀眾對你的作品提出的最多的問題是什麼？你是怎樣回答的？

答。每個觀眾都會從他所受到的教育和背景來判斷不同的事情，他們面對同一個事情提出不同的看法，實際上提出的正是困擾他們自身的問題。兩年以前，我認識的一個朋友曾告訴我說這個符號是城市拆遷的標志，那時他正在為搬家所苦惱，還有一次一位出租車司機在車上對我說這個人形符號是黑社會的標志。我想也許他是看這類電影太多了。這就是“對話”，是我要的。他們通過我的符號告訴我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經驗。他們在內心世界和這個符號進行交流，我讓他們提出問題并最終找到答案。

4、你在滿大街畫的東西和你擺放到藝術展覽上的作品有什麼區別？

答。差不多在我的“對話”作品實施之初，我就考慮讓我的觀眾在不同的時間和地方從不同的角度看同一個現實場面。我將這些和環境緊密結合的符號制做成燈箱或印刷在畫布上。因為我的作品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東西，它是會隨着時間的改變而消失的一種影響力，環境的改變也給作品本身印上不同的視覺效果。所以一般我是用照相機選擇那些最具有代表性和激動人心的場景，做成一個記錄，然后將這個記錄原原本本地制作成可用于展覽的形式，再搬到可以展覽的場地中去。這種把城市壓縮到畫面的做法是對環境的逆向安排，它在被觀賞的同時也強制性地向那些不願思考的觀眾提出問題。它告訴觀眾誰擁有誰。應該怎樣來“對話”。

5、什麼人收藏你的作品，據你所知收藏者是如何看待你的作品？

答。買我作品的人比較複雜。有這個行業裏的收藏家和畫商。也有一些在路上看過我作品的人。

6、你從法國回來後已畫了五年的塗鴉，感覺怎樣？還準備繼續畫下去嗎？

答。我的作品是真正的室外作品，它和環境的結合是作品成立的基礎，可以說它每天都在城市這個大展館面對觀眾。它不是分離于生活的藝術品，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時間在內，是非偶發的擴張藝術，我會在今后的很多年內從事這種冒險，它將在持續的行為和時間中獲得作品的堅實性，也獲得作品本身的意義。



張大力 Zhang DaLi
對話 北京故宮 1998
Dialogue Beijing Forbidden City